



# 活人生計

胡懷琛 編著者

上海世界書局印行

不 准 翻 印 發 行

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出版

詩 人 生 活 (全二冊)

(定價銀五角)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|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
| 編 著 者 | 胡 懷 琛   |
| 出 版 者 | 世 界 書 局 |
| 印 刷 者 | 世 界 書 局 |

所 發 行 所  
上海四馬路  
世界書局



## 生活叢書發刊旨趣

徐蔚南

人生最大的苦悶，便是生活的貧乏。對於宇宙萬物，人間行事，缺少正當的瞭解，就是使我們生活貧乏的原因。鳥獸草木的生活狀態，風雨雷霆的成因結果，如果都能窺破，我們的思想行為也何致陷於迷妄誤謬！聖賢傑士的生平事業，中外的風土人情，如果都能了解，我們的起居動作，也何致陷於乾燥無聊！

我們現在這部生活叢書的刊行，就是從這個意義上出發的。這部叢書的効果，我們可以推知的：

第一 生活的學術化 生活的向上與改善，端賴學術的指導。沒有學術來指導的生活，便是無意識的生活。但自古迄今，學術彷彿只是學術家的享樂品。

，和我們的生活沒有深切的關係。現在這部生活叢書，將學術與我們日常生活打成了一片；務使學術就成為我們的生活；務使我們的生活完全學術化。

第二 生活的豐富化 單調的生活等於沒有生活。我們要使生活從單調而至於豐富，便須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與修養。現在這部生活叢書，將自然，人物，歷史，地理，種種方面都包括在內，而且編輯的方法，以興味為中心，當可使我們日常的生活得以向榮而豐滿。

以上所述，只舉出兩大端來罷了。至於像我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以及小學教員，每苦缺乏良好參考書；這部生活叢書或許就可稍稍彌補這層缺憾了吧。

這部叢書幸得海內外學者與研究者的編輯與贊助，現在方得陸續印行，與世相見。當此叢書刊行之始，謹將叢書旨趣刊布，深望鴻儒碩彥不吝賜教，是幸！

行吟澤畔的屈原



# 酒中討生活的李太白

詩學新編

作者：李太白  
編者：李太白  
出版：李太白  
發行：李太白



愛國詩人陸放翁

宋陸放翁先生之像

成都少陵祠祀先生之像  
公爲詩文傑出  
元祐四年十月十七日  
其後官終沒于



宋女詞人李易安像

易安居士三十一歲之照







李春夜宴桃李園圖(仇十洲作)



湄州明松圖

## 弁言

什麼是詩人？怎樣是詩人？這是我們研究文藝的人，心中所常有的兩個問題。這兩個問題卻不是容易回答的。抽象的答案，不著邊際，那是誰都會做的，卻總不能使人滿足。要回答這兩個難題，將實際的詩人的生活來仔細攷察一番，或許倒有點實在。我們來看看古今來有名的所謂詩人也者，究竟是怎樣一個人，和普通的人究竟有何不同之處；詩人的生活究有什麼特異之點，並且看看詩人的詩與從那裏去找來的。我們攷察了詩人的生活，知道詩人之所以成爲詩人，是與革命性，與酒，與戀愛，與癡狂等等都有極密切的關係的。本書就是以興味濃郁的筆墨來敘述這種種關係，將一個完全的詩人的生活全部顯露出來。這樣，我們不僅對於前面所說的兩個難題，可以不解自解，並且可以告訴要做詩人的人們，如何去過詩人的生活，去做一個詩人了。

## 目次

|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緒言          | 一  |
| 二 詩人的情感與詩人的氣節 | 三  |
| 三 尋詩(一)       | 八  |
| 四 尋詩(二)       | 一三 |
| 五 捉詩          | 一六 |
| 六 詩興          | 一八 |
| 七 苦吟          | 一九 |
| 八 一個問題        | 二三 |
| 九 詩人的革命性      | 二五 |

|    |          |    |
|----|----------|----|
| 十  | 詩人的愛國心   | 三〇 |
| 十一 | 詩人與酒     | 三三 |
| 十二 | 詩人與戀愛(一) | 三七 |
| 十三 | 詩人與戀愛(二) | 四五 |
| 十四 | 詩人與戀愛(三) | 五一 |
| 十五 | 詩人與癡人    | 五四 |
| 十六 | 詩人與狂人    | 五七 |
| 十七 | 詩人的主觀    | 六一 |
| 十八 | 詩人的夢     | 六六 |
| 十九 | 詩人愛自然    | 六九 |
| 二十 | 總結       | 七一 |

## 一 緒言

衣上征塵雜酒痕。遠遊無處不消魂。此身合是詩人未？細雨騎驢入劍門。

這是宋朝陸放翁劍門道中遇雨的詩。我們這位陸放翁先生，人家都承認他是詩人了；但是他在做這首詩的時候，好像自己還不承認自己是個詩人，所以用疑問的口吻說：「此身合是詩人未」？

究竟是不是詩人，以甚麼爲標準呢？陸先生已先定了一個標準，說：「衣上征塵雜酒痕」。又說：「細雨騎驢入劍門」。

一、衣襟上有了征塵，還要夾雜幾點酒痕。

二、那一天不是晴天，是在下細雨。（這一個條件，還不十分重要。）

三、他是騎的驢子，不是坐轎。

四、他所走的地方，是劍門，不是上海四馬路，不是北平正陽門。

他好像是說：「現在我已具了這四種資格了，能算是詩人麼？」也就是說：「有了這四種資格，庶幾可算是詩人。」反轉來說，倘然

一、衣上沒有酒痕，

二、那一天是晴天，

三、他是坐轎，

四、他所走的地方是上海四馬路，或北平正陽門；（當然，在南宋的時候，沒有所謂上海四馬路，北平正陽門，這裏不過是說比方如此罷了。

那就無論如何，不能算是詩人。

當然，不合於這四個條件，而合於其他做詩人的條件的，也可以算是詩人；合於這四個條件的，只不過是詩人的一種罷了。

但是，我們看了這一個舉例，也就可以曉得詩人生活的一斑了。

## 二 詩人的情感與詩人的氣節

詩人也是一個人，表面的四肢，五官，和一般人並沒有兩樣。那麼，詩人的這個名目，能不能成立，已成了問題。從另一方面說：詩，是人們情感的流露，不必定是詩人才能作詩，不是詩人，也會作詩。在真情禁止不住時，自然發揮出來，歌唱出來，就成為詩；不必講甚麼平仄，不必講甚麼五言，七言，自然而然地成為天籟；真比所謂詩人作的詩，不知要好多少倍。

這樣說來，詩人二字，已不能成立了。詩人二字既不能成立，那就無所謂詩人生活，我這本書都是瞎說了。

其實也不盡然。詩人的四肢，五官，當然和一般人一樣，沒有分別；但是詩人的性情，到底和一般人有些兩樣。



一般的人，那個不怕死。就是受了一點小冤屈，算得甚麼，何至於要投江自殺。却是我們的詩人屈原，他獨受不住冤屈，一被上官大夫所譏，他就投汨羅江而自殺了。他在將投江，未投江之際，曾遇見江上的漁父，他告訴漁父說：

舉世皆濁，我獨清；衆人皆醉，我獨醒；是以見放。

當時漁父就勸他說：

聖人不凝滯於物，而能與世推移。世人皆濁，何不淪其泥而揚其波？衆人皆醉，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醑？何故深思，高舉，自令放爲？

屈原答道：

新沐者必彈冠，新浴者必振衣。安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？甯赴湘流，葬於江魚之腹中，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俗之塵埃乎？

漁父聽了他的話，知道他的性情古怪，只好莞爾而笑，鼓枻而去。

屈原本來可以不死，倘然肯淪泥，揚波，餽糟，歠醑，未嘗不可以維持他相